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藍公案 第十八則 仙村樓

潮陽有大盜，曰馬仕鎮，太學生也。名鳴山，字仕鎮，所居鄉曰仙村。在貴嶼之南六七里，地屬舉練都。平疇沃壤，四望無際，溪河交錯，水清樹綠。夜月蘆花，漁舟上下，嗚嗚啾啾，相歌唱以來往。風景不亞於蘇、鬆，固嶺東之勝概也。昔人以仙村命名，今則為盜藪矣。馬氏故巨族，其丁男二千有奇，分三寨鼎足而居。左右鄉村，莫敢睨視。仕鎮英雄獷悍，尤為馬氏之冠。生而有盜行，見人財物，則心不能平，不攘竊以去不止。雖至親密友，亦必深藏不處，不敢使一注目也。

仕鎮慕柳陌、宋江之為人，招邀匪類，往來淡冶。四方無賴之輩皆歸之。所居舍傍有大樓，高廣堅邃，群盜至皆款之樓中。大意以穿窬為主，飛簷、走瓦、鑽墉、穴地者為上客。駕舟逐流，載私艇、攘客貨於水者次之。懷石袖椎，徙倚道旁，顛過客而奪財物者又次之。樓中人眾至百餘，出入往來，掉臂瞪目，橫行無所忌。民有犯顏色者，輒揮拳相向。當急急謝罪，惟恐不及，遲則夜入其家，罄諸所有矣。耕牛人村，追者在門，屠者在室，懸皮肉當戶而市，牛主亦不敢睨觀而去。鄉人畏之如虎，不敢斥言，為隱語曰人樓公，或曰樓鯨子公者。尊稱鯨子者，潮人最賤惡之號也。

仕鎮以攘竊起家，漸致富饒。康熙四十三年，捐貲做太學生，自是儼然士林。群盜不復曰大哥，而共稱為馬老爹矣。馬老爹之名震潮郡，撫、按承差，道、府胥役，皆潛與往來。凡上官差員出訪事者，十人九主於其家。以故邑中紳士、縣吏、捕役，莫不趨奉締交，惴惴然惟恐拂意也。然貴山、峽山、洋烏、黃隴、舉練之間，家家不得安寢。百里之內，多怨嫉而不敢也。

有密自白於官，將捕治，皆以負固不可得，搏差抗提，視為無足重輕。前後任潮邑，攝潮篆者十令，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。或沒法籠絡之，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。仍攘竊如故，且侵欺科派，無所底止。及支令君赫然振怒，移檄守將，借兵四百，親詣仙村擒捕之。仕鎮命三寨皆閉門，拒守於垣墉上，施火炮直向支令君攻擊。營弁恐殺傷，啟大鑼，急命班師。

支令君憤恨不能已，而上官左右皆馬氏腹心，且反於支令君督過，不得不渙然冰釋。自是仕鎮威震惠、潮，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。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，號曰總約長。仕鎮益驕橫，無所畏。時或至邑治，無敢問及，而攘竊漸行於城中。布帛貨鋪，擇肥而食。街坊姦宄、世家大族子弟，且有陰為黨羽、坐地分贓者矣。

有監生陳開發者，賈人也，居積布帛頗饒。仕鎮偵知之。

時有華僑人胡其暢，為峽山、和平一方巨賊。然亦依仕鎮門戶，聽指揮。仕鎮遂命胡其暢率馬阿一、劉阿信、黃阿尾、蔡阿乙等，以輕舟直抵隆津。乘黃昏進城，三更破壁入陳開發鋪中，恣意搜刮，大獲所利而去。時署令白公仙游，開發以其事告縣尉，分差訪緝。而賊舟揚揚得意，搖曳以歸。過林八渡，為水保方東升所獲。連舟擒捉以去，胡其暢等皆就縛。惟劉阿信入水逃生，奔報馬仕鎮。仕鎮親詣林八渡，見方東升。則東升已將布帛、絨線各贓物，盡起而藏諸家，陰使保正李茂開入縣首報矣。仕鎮餌以利，脅以威。東升亦恐，還其大布四百丈，並胡其暢等皆釋之。

未幾，捕役至，通胡其暢將歸華僑，遂為所獲。方東升以所餘布帛、絨線交縣尉。尉招訊供，始知馬仕鎮所為，遂據情詳報郡太守。而餘方奉檄攝潮篆，未知其事。但素聞馬仕鎮為一方大盜，經十令捕緝三十四年，弗能獲，思欲為地方一除民害。十月十七日，將之潮，舟過仙村，見三寨鼎足，人煙稠密，寨內大樓巍然雄壯，誠非可以力獲者。夜躊躇不能寐，訪知仕鎮有甥林承，為潮邑馬快役。喜曰：在斯人矣。

十八日抵潮蒞任，密呼林承至內室，謂之曰：「汝欲生乎？」

欲死乎？欲全汝妻子乎？滅汝門戶乎？」林承駭愕，叩頭流血，不知所為。餘曰：「汝舅馬仕鎮也，汝能致之來，則生；不來則死，囚汝妻子，滅汝門戶。」林承泣曰：「此事甚難，非強力兵威所能濟。容徐圖之。」餘曰：「宜速不宜遲，彼未知吾三尺，汝尚可以誘致，退則不敢出矣。吾遣林光、翁馗等五人與汝偕，汝先為調虎離山之計，然後相機而行可也。」

林承令林光等且候，而自以他事往仙村，見仕鎮問安否，若為弗經意也者。乘間言曰：「舅專制一方，為總約長。今彼官蒞任，得毋往謁見乎？」仕鎮曰：「吾方思之。」林承曰：「何以思為，去則去，不則不耳，誰抑勒吾舅者？但蒞止方新，有過堂應卯之例。可因此覘其能否？其可畏耶，則後此稍避之；其可狎也，直兒戲藐之耳。」仕鎮曰：「我聞此人似可畏。」林承曰：「雖極可畏，初至茫然無知也。乘未知而一出，為邑人所觀瞻，以後即裹足不前，人不敢以抗拒目我。」仕鎮曰：「然。」即令人操舟詣縣。林承又伴以他事辭去。

仕鎮入邑，則林光等笑語迎之行。餘方坐堂上，按十三都約保名籍，吏唱馬鳴山不到，餘不答。有頃，問：「今日不到者幾人？」吏曰：「十一人。」餘佯怒曰：「無禮哉！此不到者皆賊也，當捕治。」遙見林光拊一人背，若趨之前者。其人尚瞻顧猶豫，林光踞下代稟曰：「馬監生到。」仕鎮不得已而前。

餘曰：「汝監生馬鳴山乎？」仕鎮曰：「然也。」餘曰：「善！汝少待，有言相商。」命林光款之。

須臾，堂事畢。有報遞司渡江者，將出迎，乃置仕鎮於獄。

及暮，自郭旋，吏齎府檄，請審陳開發盜案。鞠訊之，方東升言之歷歷，胡其暢亦不置辯。惟仕鎮昂首質論，不肯一實言。

餘怒，將刑之。仕鎮曰：「監生也。」餘曰：「汝三十餘年老賊，拒捕久，害人多，今日天使汝遇我，是天欲亡汝也。汝尚不覺悟乎？我今訊賊，不訊監生。治盜賊而不加刑，天地間無是理矣。」仕鎮猶不服命，拷其足三十，捶僕諸地。曰：「汝不實言，吾今斃汝！」仕鎮度不免，始將行竊陳開發情形，及方東升盤獲始末，直言不諱。且云勾引行竊者為姚阿馥、林阿順，同黨往竊者為胡其暢、馬阿一、黃阿尾、劉阿信、蔡阿乙等。

與胡其暢供詞，絲毫不差。問平日竊劫幾何家？仕鎮曰：「難以記憶！但被害無一人敢告我，則是無其事也。」餘曰：「汝積威至此極乎！今即無一人敢告汝，汝亦未必有生理！」因遣役分緝諸黨類。而仕鎮之羽翼，已是夜飛報其家。馬氏族人恐大兵且至，乘夜遣樓中群賊，四散逃生，急離潮陽，盡歸海、揭、饒平，入深山以去。

黎明，捕役至，無所得。惟馬阿一被獲，與姚阿馥、林阿順等質供，皆如馬仕鎮、胡其暢所言。餘乃將群盜錮獄，詳報列憲，請咨部革去監生，以憑盡法研訊。而貴山、峽山、洋烏、黃隴、舉練之人，尚恐仕鎮不得死，出為反害。而仕鎮妻子及馬氏族人，沿鄉索助食費，莫敢不潛輸之，且亦莫敢出一言。

餘道經貴嶼，喚田間老人問之，皆云：「仕鎮一日不死，鄉民一日畏懼。即暗受科派，亦不敢一開口也。」

餘恚甚，欲重創之，終以監生未革，不得加嚴刑，復捶其足數十。而上官文移駁詰，上下往返經一年又逾兩月，仍未咨革監生。而餘以奉參離任，其網漏吞舟與否？則俟後之君子矣。

吾友曠魯之恨餘不將馬仕鎮撲殺，而拘牽文義效俗吏之所為，受人掣肘，空勞筆墨。若使巨奸逸罰，則貴山都百里內外，遭其殃害，無有已時。不知誰之過也？餘亦悔之！

譯文潮陽有個大盜，人稱馬仕鎮，還是個太學生哩！其實，他名字叫鳴山，仕鎮是他的字。他所居住的村莊叫仙村，座落在貴嶼南面六七里的地方，屬舉練都管轄。這裡沃野平坦，四望無際，溪河交錯，水清樹綠。月色溶溶之夜，漁舟在蘆花間穿梭往來，櫓聲嚕啾，漁歌高吭，此起彼伏，風景不亞於江南蘇州、松江一帶，的確為嶺東之勝景。

從前人們給這裡起名仙村，如今這仙村則成了賊窩。馬家是這裡的大戶，有兩千多男子，分為三個寨子居住。周圍鄉村，不敢窺伺。馬仕鎮英雄、粗獷、剽悍，尤為馬家之首。他彷彿生來愛偷盜，只要看到別人的財物，心裡就不能平靜，非偷取不可。縱使至親好友，有了財富，也一定對他深藏隱蔽，不敢讓他發現。

馬仕鎮仰慕柳下跖、宋江的為人，成天招邀盜匪，往來融洽，四方無賴之輩都歸附於他。在他居住的房舍旁有座大樓，雄偉高峻，堅固深邃，群盜前來，皆在樓中款待。大抵是以小偷為主，能飛簷走壁、鑽牆穿洞的為上客。在水中駕船，運私鹽、搶劫客貨的次之。懷中揣石，袖裡藏椎，徘徊道旁，攔劫過客而搶奪財物的又次之。大樓裡住著百餘人，他們出出進進，露著膀子，瞪著眼睛，驕橫之極，無所顧忌。老百姓有敢冒犯他們的，動不動就拳打腳踢。這時，必須立即謝罪，稍微慢了一點，他們就會連夜闖進你的家中，把你家中搶劫掃蕩得一干二淨。若有誰家耕牛跑進村裡，追牛的人還在門外，屋裡的人就把牛殺了，把皮肉當門懸掛而賣，牛主連看也不敢再看，只好離開。鄉里人畏之如虎，不敢斥責，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「大樓公」，或叫「樓鬚子公」。稱他「鬚子」，這是潮陽人最為賤惡的名號。

馬仕鎮靠偷盜起家，逐漸富饒起來。康熙四十三年，捐資做了個太學生，從此儼然入了士林一樣。群盜不再喊他「大哥」，齊稱他為「馬老爹」了。馬老爹這個名字，聲震潮郡，巡撫、藩台衙門的差人，道台、知府衙門的役隸，都暗地與他來往。凡是上邊官員派到此地出訪查巡的人，十人有九人住在他家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潮陽地面上的紳士、縣吏、捕役，無不對他奉承，和他結交，因為心裡捏著一把汗，唯恐哪一點惹他不高興。這樣一來，弄得貴山、峽山、洋烏、黃隴、舉練等地，家家不得安寧，百里之內，人們敢怒而不敢言。

曾有人偷偷告官，準備將他逮捕治罪，但都因為他頑固抗拒而辦不到。他對毆打差官，對抗捉拿，看得無足輕重。前前後後在潮陽任職或代理的十任縣令，拘緝三十四年，沒能將他抓獲。有的官員設法籠絡他，如彭縣令就曾委托他征收五都錢糧，但他仍然偷盜如故，而且侵占欺詐，強行攤派，沒有休止。

支縣令因此勃然動怒，向守將發出文書，借兵四百，親自到仙村捕他。馬仕鎮命令三寨緊閉大門，拒守於邊牆之上，施放火炮，轟擊支縣令。守軍兵弁恐殺傷人命，挑起大禍，急命班師退兵。支縣令憤恨難平，但各位上司左右都是馬仕鎮的心腹，反而斥責縣令，於是不得不冰釋了事。從此，馬仕鎮威震惠、潮二州，再也沒有人敢生擒捕他的念頭了。

魏令君把西南地方委托馬仕鎮看守，號稱總約長。馬仕鎮更加驕橫，無所畏懼。他有時到潮陽縣城，沒有人敢管。這樣，偷盜之風漸漸波及城中。不論是布匹還是百貨，他們都揀好的偷搶。市面上犯法作亂之人、以至世家大族子弟中，都有人暗中充當他的黨羽，坐地分贓。

有一位監生名叫陳開發，是個買賣人，積蓄了很多布匹。

馬仕鎮偵知此情。當時華橋有個叫胡其暢的人，是峽山、和平一帶的巨賊，然而也依附馬仕鎮門戶，聽他指揮。馬仕鎮就命令胡其暢，率領馬阿一、劉阿信、黃阿尾、蔡阿乙等，以輕舟直抵陸津。趁黃昏進城，三更時分，穿牆破壁進入陳開發舖中，恣意搜刮，大獲所得而去。

當時，代理知縣白公去世，陳開發將被盜之事告訴縣尉。

縣尉分派差役緝拿。而盜賊的船卻揚長搖曳歸返了。他們經過林八渡時，被水保方東升捕獲，連舟帶人都擒捉了。胡其暢等都被抓，唯有劉阿信跳水逃生，奔報馬仕鎮。仕鎮親自到林八渡，會見方東升。這時，東升早將盜船上的布匹、絨線等贓物，全取走藏在家，暗中派保長李茂開入縣告發了。馬仕鎮軟硬兼施，誘之以利，脅之以威，東升也感到恐懼，歸還布匹四百丈，將胡其暢等人統統釋放。

不久，捕役到林八渡，在通往華橋的路上遇到胡其暢，將其抓獲。方東升把所剩布匹、絨線交給縣尉。縣尉審訊，才知道是馬仕鎮所作所為。就根據實情呈文報告知府大人。這時我剛奉命兼任潮陽知縣，不知道這件事，只是一向聽說馬仕鎮是一方大盜，經十任縣令緝捕三十四年，未能抓獲。我很想為地方百姓除去這一大害。十月十七日，將赴潮陽，船經過仙村，見馬家三寨鼎足而立，人煙稠密，寨內大樓巍然雄壯，看來確實不可以力破獲。為了此事，夜間躊躇，不能入睡。後來打聽出馬仕鎮有個外甥林承，在潮陽縣衙當馬快。我一時計上心來，內心高興地說：「希望就在這人身上了。」

十八日，我到達潮陽上任，秘傳林承到內室，對他說：「你是要活？還是要死？想保全老婆孩子？還是想滅絕門戶？」

林承聽我這樣說，驚駭不止，叩頭流血，不知我要做什麼。我說：「你舅舅馬仕鎮是什麼人，你也清楚。你如能把他弄來，就給你一條活路；若弄不來，就是死路一條，關起你的老婆孩子，滅絕你的門戶。」林承哭道：「這事很難，不是靠強力兵威能辦到的。讓我慢慢考慮考慮吧。」我說：「這事宜快不宜慢，當他還不知道我的法令時，你還可以將他引誘而來；晚了，他就不敢再出來了。我派林光、翁楮等五人和你協同配合。你先用調虎離山之計，然後相機而行就可以了。」

林承讓林光等暫且等候，自己借口有事到仙村向馬仕鎮問安，好像毫不經意的樣子。他乘機會對馬仕鎮說：「舅舅獨霸一方，身為總約長。現在新官上任，難道不要去拜見嗎？」馬仕鎮說：「我也正考慮這件事。」林承說：「何必為這事傷腦筋？」

去就去，不去就不去，誰敢怎樣舅舅您呢？但人家新來乍到，有過堂應卯的先例。可借此機會看看他是否有能力。如果他威嚴可畏，那麼以後就迴避些；如果他可以接近輕侮，那就對他戲耍藐視。」馬仕鎮說：「我聽說此人好像挺可怕。」林承說：「就是他極為可怕，初來乍到也是茫然不知。乘他還不瞭解情況時前去拜見，故意讓縣中人們看看，以後就是再不去拜見，人們也不敢說您故意抗拒了。」馬仕鎮說：「那好吧！」隨即帶人駕船去縣城。林承又裝作還有別的事情要辦，辭別而去。

馬仕鎮進入縣城，林光等走上前笑語相迎，陪他進衙。我正坐堂上，按照十三都約保名單點名，書吏叫馬鳴山名字，但未應到。我也不答話。過了一會兒，我問：「今日有幾人到？」書吏回答說：「十一人。」我假裝生氣地說：「真是無禮！」

那些沒來的人都是盜賊，應當抓捕治罪。」這時遠遠看見林光拍打著一人的後背，好像催他快步向前。那人還在觀望猶豫，林光跪下代為稟報道：「馬監生到。」馬仕鎮不得已而走上前。

我說：「你就是監生馬鳴山嗎？」仕鎮說：「是啊！」我說：「好！你稍等候，有話相商。」命林光款待他。

一會兒，公堂事畢。有人報告鹽使渡江，我將出迎，就將馬仕鎮放在監獄中。到了傍晚，我自城外返回來，書吏帶來府裡文書，請審理陳開發偷盜一案。審訊開始，方東升說得清清楚楚，胡其暢也不爭辯，唯有馬仕鎮昂著頭辯論，不肯說一句實話。我很生氣，準備給他上刑。他說：「我是監生。」我說：「你是三十多年的老賊了，一貫拒捕，害人很多。今天是上天讓你遇上我，是天意要滅你。你怎麼還不覺悟呢？我今天是審訊盜賊，不是審訊監生。懲治盜賊而不上刑，天地間沒有這樣的道理。」馬仕鎮還不服，我命令衙役在他腿上打了三十鞭子，將他打倒在地，然後對他說：「你再不說老實話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」仕鎮看難以過關，才將行竊陳開發情形，及方東升查獲經過，直言不諱供認出來。並交代出勾引行竊者為姚阿馥、林阿順，同伙前去偷竊的有胡其暢、馬阿一、黃阿尾、劉阿信、蔡阿一等。這同胡其暢的供詞不差絲毫。問他平日偷竊搶劫過多少人家？馬仕鎮說：「難以記清。但所有被害的沒有一人敢告發我，所以就等於沒有那回事。」我說：「你作威作福達到極點了！今天即使沒有一人敢告發你，你也未必有活下去的道理！」我於是派遣差役，分頭緝拿他的同伙。但馬仕鎮的羽翼，早已星夜飛報其家。馬氏族人恐怕大兵天亮就要來到，連夜遣散樓內群賊。他們四散逃生，急匆匆離開潮陽，全竄進海豐、揭陽、饒平一帶深山去了。

黎明時分，捕役趕到仙村，只抓住了馬阿一。和姚阿馥、林阿順等對質，所供和馬仕鎮、胡其暢交代的一樣。我便將群盜監禁於獄內，呈文稟報各位上司，請求上報部裡，革除馬仕鎮監生身份，以便按法律追究審訊。貴山、峽山、洋烏、黃隴、舉練等地的人們，擔心馬仕鎮不死，出去更加為害，因此馬仕鎮的妻子及馬氏族人沿鄉索要飲食費用，沒有人敢於拒絕的，只好偷偷地送給，不敢說個「不」字。我途經貴嶼時，曾把田間老人叫來詢問，他們都說：「只要馬仕鎮一天不死，鄉民們就一天畏懼擔心，即使暗中受他攤派勒索，也不敢開口反抗。」

我惱怒至極，想狠狠地懲治馬仕鎮；然而終因他的監生身份未被革除，無法上嚴刑，只好又鞭打數十了事。上官來文駁問此案，公文上下往返，經一年零兩個月，仍未革去馬仕鎮的監生身份。這時，我因被彈劾離任，以後馬仕鎮是否受到法律的懲處，那

只有靠後任的君子了。

我的朋友曠魯之為我不能將馬仕鎮處死而遺憾，責我也像那些平庸俗吏那樣受文書束縛，被人牽制，白白浪費精力。如若讓巨奸大盜馬仕鎮逃逸懲處，仍然逍遙法外，那麼，貴山都百里內外，遭受他的殃害，將沒有窮盡之日。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？我也陷入懊惱之中。